

雌剑雄风录

东方悲鸣

下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济南

目 录

(下集)

四十六	贼魔头气焰更凶	681
四十七	伏牛山蟒尾拔旗	699
四十八	多情女面露狰狞	712
四十九	女妖魔残害无辜	727
五十	千竹谷复燃旧情	742
五十一	救情人舍生忘死	759
五十二	有情女难言苦衷	773
五十三	入魔群英雄虎胆	789
五十四	十字帮寻衅折兵	804
五十五	女魔头饮剑受创	820
五十六	两冤家误入迷宫	834
五十七	鬼门内恩怨交错	849
五十八	生死场苦恋芳情	865
五十九	出迷宫恶虎归山	882
六十	亲姐妹善恶分明	897
六十一	李兰妹大难不死	914
六十二	患难人别后重逢	929

六十三	龙潭边再次较量.....	947
六十四	战恶婆力足心盛.....	962
六十五	埋痴情桃源隐居.....	977
六十六	赴危难爱侣同行.....	996
六十七	欧阳剑大闹婚礼	1012
六十八	挥义剑铲邪平恶	1029

四十六 贼魔头气焰更凶

千万条金银毒蛇停止爬动之后，铁镜朗声对百丈禅师道：“百丈，你带所有的寺僧和各路朋友从速离去吧！”

百丈禅师的面色非常难看，身形不住地发抖，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此刻，百丈禅师心头的痛苦是难以言状的。

数百年的千佛寺转眼间就要变成废墟了！

如果不照铁镜的话去做，千佛寺一定会死伤更多的僧人。反之，假若听了铁镜的话，武林中再也没有千佛寺这一家了。作为千佛寺的住持，他百丈禅师怎能不心痛。

这时，铁镜道：“你不必多虑了，照我的话去做吧！”

百丈禅师紧咬牙关，道：“看来只能如此了！”

可是，就在此际，只听一个人大声骂道：“铁镜，万万想不到，你是一个这样残忍的畜牲！”

这一句怒骂之中，充满了强烈的愤慨。铁镜一听，面色禁不住大变。

群雄之中，虽然很多人对铁镜的行为也恨得咬牙切齿，却没有一个人敢出面讲一句解恨的话。如今，这些人一听有人怒骂起来，一方面觉得心里出了一口气，另一方面也为骂人的那个人捏着一把汗。

只见大声责叱铁镜的是一个剑眉朗目的年轻人——欧阳剑。因为他心中过于激动，所以面色通红、一脸正气。

这时，铁镜已看清说话的人是谁了。

他的面色渐渐地缓和了下来，道：“老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虽然我因你而脱的险，但是你也不该太强人所难！”

欧阳剑眼看着铁镜一到，十字帮便大大得势，百丈禅师在铁镜的威逼下，已经同意带领千佛寺众僧离去。这样一来，千佛寺的和尚们就是死不了，日后的命运也是不堪设想的。

这一切，全是铁镜一人造成的。

再进一步说，铁镜之所以能脱离千佛寺四十年的囚禁，全是他欧阳剑乱闯乱撞的罪过！此际，欧阳剑心中热血沸腾，已到了难以克制的地步。因此，铁镜的话刚一停住，他即厉声道：“怎么？我欧阳剑强人所难？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像你这样的人，谁都可以骂你！你铁镜死后，必定会遗臭万年，变成不齿于世人的狗屎堆！”

欧阳剑的这句话一骂出口，铁镜的面色一沉，充满了怒容。

只见他身形一晃，一缕轻烟似地飘到了欧阳剑的面前。

欧阳剑目喷怒火，傲然而立。

他想，铁镜的功夫已至臻化境，他就是和这恶贼动手也无光可沾。因此，他只是用燃烧着熊熊怒火的双眼瞪着这个天下武林的公敌，脸上没有半丝恐惧的神色。即使自己死于铁镜的手下，一身正气也会名垂千古、光照后人，而铁镜怎么也免不了为天下人所弃唾。

此际，只听铁镜恶狠狠地“哼”了一声，手掌疾扬了起来。

欧阳剑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宛如泰山顶上的顽强青松。

恶侠王守真一声大叫，正要扑向前去，但被“醉佛千壶”和儒侠石侣一左一右拦住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即使他冲上前去，也绝对救不了欧阳剑，还会再搭上一条性命。

铁镜扬在半空的手掌一寸寸地疾压下来，手掌离欧阳剑的头顶只有三寸了！在场的人都为欧阳剑捏着一把汗。此刻，只见十字帮主身形晃动，向前掠来，似乎也准备行动。铁镜却“哈哈”一笑，抽身后退了几步。

由于铁镜抽身后退的动作十分突然，和掠向前来的十字帮主撞了一个满怀。

欧阳剑一见铁镜向后退去，便冷笑了一声道：“狗东西，你怎么不下手？”

铁镜道：“念你年轻、胆识过人，今天又是你给我创造了机遇，让我摆脱了四十年的囚禁……我就不杀你了！”

欧阳剑冷冷地道：“今日你不杀我，日后必然后悔！”说罢，抬手用力地一指。

铁镜愤恨地道：“此言何意？”

此刻，铁镜和十字帮主两人恰好并肩而立，欧阳剑指的就是他们两个人。

只听他道：“只要我欧阳剑还有一口气，就绝不会放过你们两个恶贼，就要为武林除害！”

在场的众人，不是一派之主，就是一代高手。欧阳剑和他们相比，无论声望还是功夫，都有所不及。按理，这话不应该由他来说。

但是，他讲出这几句话之后，并不认为有半点突兀；其

他的高手们，也觉得只有他欧阳剑，才有资格说这几句话。

看来，欧阳剑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很受尊敬的。他的年纪还如此小，就能得到武林前辈和高手们的佩服和敬重，实是不易。

当下，只听铁镜干笑了两声，并没回答。

包括欧阳剑在内，大家都不知道铁镜的干笑究竟是什么意思。

欧阳剑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石侣来到了他的身边，低声道：“欧阳老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万不可图一时痛快而伤了性命。”

欧阳剑听到这忠告后，十分感激地望了儒侠石侣一眼，不再出声。

铁镜转过头去，对百丈禅师道：“别犹豫了，下令吧？”

百丈禅师对身后一个僧人道：“去撞乱钟，令全寺僧人下山！”

那僧人悲愤满面，答应了一声，向外走去；来到了那一大群毒蛇的旁边，所有的毒蛇一齐分开，让出一条出路。那僧人畅通无阻地走了过去。

没过多久，“当当……”一阵乱钟声响了起来。百丈禅师面如白纸，道：“各位英雄，千佛寺已自身难保，请各位从速离去吧！”

他连着讲了两遍，大家还是一动不动。

百丈禅师长叹了一口气，道：“各位不走，老衲现在要离开了！”

在几个僧人的搀扶下，百丈禅师果然向寺门外缓缓走去。

众人一见这等情形，知道形势难以挽回了，还有什么好

说的呢？人人面带恨色，跟在百丈禅师的身后向外走去。不一会儿，千余名僧人出了寺门，鱼贯而行，向山下走去。

这时，十字帮主恶毒的语音自上而下传了过来：“出寺的众人，你们要速回原籍；若是被我发现仍成集团留在一处，一律诛杀不留！”

欧阳剑正和众人一同走着，听到十字帮主的一派狂言，又是一声怒吼，就要反扑过去。

但是，他刚扑出一步，又被石侣抓住。

欧阳剑愤恨地道：“石大侠，莫非千佛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灭了，太窝囊了吧？”

石侣沉声道：“眼下，除了暂时退让之外，实无他路可走，若要硬拚，非血流成河不可！”

众人边说着愤愤不平的话，边往山下走着。来到下山的路口上，见一株松树上斜倚着一个人，隔老远欧阳剑就看出来了，那人正是“天幻神丐”。

他连忙急走几步，迎了上去。

只见“天幻神丐”仰面向上，脸色黄得像蜡纸一样。

欧阳剑吃了一大惊，道：“天幻前辈，你不要紧吧？”

“天幻神丐”摇了摇手，道：“小娃子，你听我说——”他刚讲了一半，见众人全围了上来，连忙住口道：“你们其他人都下山去吧，我有几句话要单独跟他讲。”

众人相互望了几眼，都不肯离去，“天幻神丐”只得大声道：“我与欧阳少侠要讲的话，有关天下武林的命运；为防止机密泄漏，你们还是不要听的好，快下山去吧！”

大家听了这话，才叹了一口气，不情愿地纷纷离去。

“天幻神丐”见人差不多走净了，才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

道：“小娃子，我败在铁镜手下了；虽然我心里不服气，但是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即使“天幻神丐”不说这些，欧阳剑已经看出“天幻神丐”像是受伤很重。他一听了“天幻神丐”的话，心中更是大急。

“天幻神丐”没等他开口询问，紧接着又道：“万万想不到，铁镜竟然会因为当年的一念恋情至今仍执迷不悟，在紧要关头冒天下之大不韪，出手帮助十字帮；更使我料想不到的是，我已经会了十八式‘巨力神掌’功夫，却不是铁镜的敌手……小娃子，我年纪大了，无所谓了，你还年轻，一定要练好功。扭转天下武林的乾坤，我看，只有靠你们这一代人了，而你们这一代中，你又是最杰出的人。你要牢牢记住‘擒贼先擒王’这句话，也就是说，要想斗垮十字帮、拯救天下武林，必须先除掉十字帮主；若要斗胜十字帮，至少要学会三组二十七招‘巨力神掌’功夫……”

欧阳剑听到“天幻神丐”发自肺腑的话，眼睛禁不住潮湿了，十分感慨地说：“前辈的忠告，晚辈铭刻在心。我欧阳剑乃堂堂七尺男儿，绝不辜负前辈的期望，定会尽早平除十字帮、诛掉十字帮主！”

“天幻神丐”沉思了一下，道：“现在，你在武林中很有号召力，刚才的一切，我全听到了。我想，以后恐怕你就是跑头马了。要记住，多团结正道武林高手，他们都对十字帮恨之入骨。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有志气，武林的明天是黑的，后天就可能晴天。”

欧阳剑的泪水流了出来，极为感动地说：“谢谢前辈的信任！谢谢前辈的信任！”

他刚说到此处，“天幻神丐”的身子微微一侧，几乎要跌下山去，被欧阳剑扶住。

只听“天幻神丐”继续道：“我被铁镜击中了胸口，真气已散，不可能再活下去了。若是铁老四继续猖狂地帮着十字帮干坏事，无人能制，你不妨去一趟河南伏牛山……”

欧阳剑听到这里，心中一动。

他立即想起了“九鬼恶婆”告诫女儿十字帮主的时候曾经提过河南伏牛山一地，忙问道：“到伏牛山去找谁？”

“天幻神丐”道：“你到了伏牛山后，可能毫无发现，也有可能……只要那老不死还在……你就会发现一面猩红色的小旗……”

欧阳剑一听到“猩红色的小旗”一语，便知道“天幻神丐”想说的那个老不死，正是“九鬼恶婆”告诫女儿要小心的那个人。

他忙问：“前辈，见到那面猩红色的小旗以后，还该怎么办呢？”

“天幻神丐”喘着粗气，道：“你就设法把小旗取在手中……这可能相当困难。如果取到了，那你就等下去，不论多少日子，你都耐心地等下去。这样一来，就……就能和那老不死的会……会面了！”

欧阳剑纳闷地问：“那位前辈是什么人？”

“天幻神丐”闻言后，忽然叹了一口气，没有立即回答欧阳剑的问话。

欧阳剑莫名其妙，不知“天幻神丐”究竟为什么叹息。

只见“天幻神丐”闭上了双目，面色更难看了。

欧阳剑以为“天幻神丐”已经死去，没过三盏茶的工夫，

却又听到了“天幻神丐”的声音：“如果……不是铁老四的行径太猖狂，你也犯……犯不上去……去找……找他！”

“天幻神丐”刚讲到这里，面色突然发青，身子筛糠般地抖了起来。

欧阳剑咬牙切齿地道：“铁镜的罪恶，还不是罄竹难书吗？天幻前辈，您只管放心，我一下山就去河南伏牛山。”

“天幻神丐”的口大张了几下，还想说什么，却没法说出来。

只见他的脸上出现了十分焦急的神情，喉间“啊啊”作声，一只手摇动不已，看他的情形，像是要阻止欧阳剑去做一件事。

欧阳剑呆了一呆，道：“前辈，您老这是什么意思？”

然而，欧阳剑无法弄清“天幻神丐”究竟想说什么了！

因为他的话一出口，“天幻神丐”的身子猛地向后一仰，惊得欧阳剑双手禁不住一松，“天幻神丐”的身子向下跌去，落进了云雾深锁的山谷之中……

欧阳剑悲痛地捶着自己的脑袋，心痛欲裂地大叫着：“天幻前辈，我怎么一把就没抓住您，罪过、罪过啊！”

随着锥心的痛叫，他的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簌簌落个不停。

也就在此际，七八声惊天动地的轰鸣在欧阳剑的身后响起。

这几下巨响，使整个山头震动起来。

如果欧阳剑不是一手抓住了身旁的松树，他非被这声音震得跌下山谷不可。

他忙抹了一把泪，抬起头循声看去。

只见千佛寺中冒起了冲天烟柱，每一股足有丈许粗细，像是有七八条大柱擎住了天空。

欧阳剑一见这几股烟柱，心中悲愤不已。

他知道，那是十字帮用炸药轰炸千佛寺的结果。

一向被天下武林公认为势力雄厚的千佛寺，在这一场震惊天下的浩劫之后，马上就要变成一堆废砖烂瓦了！

紧接着那几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便是劈劈啪啪的着火声。不到半个时辰，高蹿起的火头映得半边天都红了。

在火势越烧越旺的时候，十字帮主得意的尖笑声不断地传了过来。欧阳剑听后，紧紧地攥起了拳头。

足足过了两个多时辰，十字帮主的笑声越来越近地传了过来。

欧阳剑禁不住吃了一惊，赶紧拔起身形，栖身树上。

不一会儿，只见十字帮主和铁镜两人并肩而行，其余的人紧跟其后，金龙公公、银龙婆婆和柳云三人走在最后面。

欧阳剑本来还有点原谅柳云年少无知，但随着对十字帮愤恨的增加，他对柳云唯一的一点原谅，也荡然无存了。

十字帮主边往前走边频频回顾成了一片火海的千佛寺。欧阳剑清楚地看到：她狰狞的青铜面具内，一双异光四射的眼睛充满了得意和满足。

铁镜也是边走边回头，脸上的神色却是令人难以琢磨。

只听十字帮主道：“多谢铁镜老前辈相助，使我如愿以偿！”

铁镜苦笑了笑，没说什么。

十字帮主道：“我自然遵照自己的诺言，带老前辈去见我的母亲。”

铁镜道：“那我们这就去？”

十字帮主道：“自然。”

两人边说话，边向前疾奔。

当他们在欧阳剑藏身的那棵松树旁掠过的时候，显然未察觉树上有人，便一直向前掠去。

这时候，千佛寺因烈火越烧越旺，不断地传来屋顶房架的倒塌声。

本来，欧阳剑准备先到青城山闲云峰去见一见“九鬼恶婆”，但一听说十字帮主和铁镜两人要去，他自然不会去了，怕的是和这两个恶贼会在一起。

他决定，下了千佛峰后，就日夜兼程，赶往河南伏牛山。

当他心中作出这个决定时，又不禁想起了“天幻神丐”死前的那种神态。看他的表情，像是要阻止他到伏牛山去；至于什么原因，临咽气也没有说出来。

然而，要他到河南伏牛山去，却又恰恰是“天幻神丐”提出来的。

欧阳剑心想，一定是“天幻神丐”死前神智模糊的缘故，要不然，他怎会出尔反尔？

欧阳剑因为没问清楚河南伏牛山那位异人的详细情况，甚感可惜。

他估计十字帮主等人走远了，便向千佛寺望了最后一眼，长叹一声，身形如飞地向千佛峰下急急掠去。

他一口气下了千佛峰，才略停了停脚步。

只见面前静悄悄的，连一根人毛也没有。

他在千佛峰上耽误了三四个时辰，以为百丈禅师等人早已走远了，只是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十字帮会怎么对付那些

僧人。他一想起千佛寺一毁，十字帮的声威会从此大振，自己父母的血仇，从此就更难报了，心中感到无比的难过。

他边想，边往前赶路。

转眼的工夫，又掠出了三四里路，眼看快要出山了。

就在此际，他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欧阳少侠！欧阳少侠！”

他一听到有人叫自己，身子未转，反手一掌向后拍出。

他拍出这一掌之后，才疾转过身去。

刚才，因为欧阳剑边赶路边想着十字帮主的事，所以神思恍惚，并没有听清楚身后叫唤自己的是谁，故而先发一掌，以防有人突袭。

而等他转过身子一看，不禁一呆。

只见在他面前近两丈的地方，静静地站着一个人容颜十分美丽的女子。她面带愁容，正呆呆地望着欧阳剑。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李兰妹。

欧阳剑做梦都不会想到，怎么会在这里遇到她。

“原来是你？”他怔了好一会儿才道。

李兰妹勉强笑着道：“怎么，你不喜欢见到我？”

欧阳剑不由回想起自己和李兰妹相识的经过：那时，自己的武功比现在差得多，被十字帮追得四处避难，承蒙李兰妹姑娘多次相救……本来，他对她是十分感激的，可是，自从崔容娇闯进他的生活之后……

欧阳剑一想到这里，眼前又浮出了崔容娇的情影。

崔容娇的一笑一嗔，全是那样迷人，而她的蛇腰朱唇，更令人神魂飞荡。但是，他欧阳剑至今也不明白，崔容娇为什么要对他下手，盗走他从地狱洞中取出来的那只木盒……

想到这里，他轻轻地笑了笑，道：“好久不见了，我怎会不喜欢见到你？”

李兰妹面带笑容，道：“这说明你的良知还未完全丧失！”

欧阳剑怔了一怔，心中暗忖：怪，怎么刚一见面，她就说出这么一句不硬不软的话？他边想边说：“李姑娘，找我有何事，你就直说吧，我还有急事在身，不能在此久留！”

李兰妹苦笑了一声，道：“事倒没什么要紧的事，只是你一个人上路不太危险吗？”

欧阳剑听到这话，心中不禁升起了一股歉意。

不论他怎么看待李兰妹，但是，有一个事实他无可否认：李兰妹始终关心着他、保护他。

欧阳剑道：“自然危险，但是——”

他一讲到此处，猛地住了口。

原来，他陡地想起自己正千方百计寻找崔容娇，问一问她为什么对他下毒手，而且抢走那只木盒。那次，他误入“蛊魔林残”的毒府，曾经见过她的身影。如今，她到哪里去了？现在，她妹妹李兰妹在此，为何不趁机问一问崔容娇的下落呢？

想到这里，他忙改口道：“李姑娘，你姐姐崔容娇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本来，李兰妹脸上的神色就十分忧戚。当她一听到欧阳剑问起姐姐的下落，脸上陡地充满了恐怖的神色。

欧阳剑一见这般情形，不禁一怔。

因为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一问起崔容娇的行踪，李兰妹就如此害怕？

欧阳剑又问：“你没有看到她么？”

李兰妹的手扬了起来，指着欧阳剑，道：“原来……你……你……仍不知道？”

欧阳剑愕然地问：“我不知道什么？”他刚说完这句话，又突然大吃一惊地问：“什么……你……你说她遭了……不幸？”

李兰妹摇了摇头，道：“不是，不是。”

欧阳剑这才松了一口气。

崔容娇对他的态度，虽然变化莫测：有时对他亲热得过份，有时又对他出手冷酷——但无论怎样，欧阳剑无法忘掉崔容娇，所以十分关心她。

他一听崔容娇并没遭什么不幸，便问：“那么，李姑娘，你刚才要问的是我不知道什么？”

李兰妹的面色变得比纸还白，身子也在微微发抖，她的嘴唇翕动着，像是要说什么，却又有所顾忌，不敢讲出口。

欧阳剑的心里更疑惑了，因为他知道李兰妹的武功极高、胆识过人，绝不是胆小鬼，而如今这般模样，到底怎么啦？

于是忙问道：“李姑娘，你究竟想说什么？”

李兰妹的神色异常痛苦，泪水突然夺眶而出，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欧阳剑知道，李兰妹的这句话是违心说出的。

但是，他不想再多问下去，只是道：“那么，你不知道你姐姐在哪里？”

李兰妹抹了一把泪水，道：“我不能说。”

欧阳剑急问道：“为什么？”

李兰妹的声音变得十分低沉，道：“欧阳少侠，你——”

可是，她讲了这么几个字，强笑了一下，才道：“我姐姐不准我说。”

欧阳剑已经明白，李兰妹之所以吞吞吐吐，一定是在掩饰一件极为神秘的事。

欧阳剑觉察到李兰妹有难言之苦，不敢大胆直率地讲话，因而不想多问，只是道：“我有一件东西被你姐姐抢去了，那是人家托我取的，我必须把那件东西交给委托我取东西的人……”

李兰妹插言：“我知道。”

欧阳剑一怔，道：“你知道什么？”

李兰妹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忙道：“我是说，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我知道了。”

欧阳剑望了李兰妹半晌，认为她今天的神态十分古怪，简直难以琢磨她的内心世界。过了一会儿，他才道：“如果你见到她，请你转告她，大概是为了好奇，她才——”

欧阳剑讲到这里，不禁又想起了崔容娇取那只木盒子的情景。

那情形充分证明：崔容娇的作为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精心策划的行动。

欧阳剑暗叹了一口气，继续道：“那么，请你告诉她，一定要把那个盒子还给我；而且，我渴望能和她见上一面。”

李兰妹听了这话，摇了摇头道：“我不会给你转告的！”

欧阳剑愕然地问：“为什么？”

李兰妹苦笑了一下道：“我不能说——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欧阳剑有些生气，道：“你说话吞吞吐吐，究竟为了什么？”

李兰妹低下了头：“不论为了什么，请你相信一点，我决没有伤害你，要不是我，恐怕你早就——”